

重读抗战家书

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,我准备把我珍藏了80多年的给父亲的一封信,捐献给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。这封信,纸已发黄,字迹难推,内容简略,可能还有错别字,但它既饱含了我作为人子的孝道亲情,更有我作为一位战士保家卫国的决心:

您的来信和我姐姐的信一块接到了,使我很兴奋,简直是高兴的(得)不得了。

听说您现在想开了,吃喝都增加了不少,这是非常好的,这样减去了您的烦恼和忧愁,使身体健康,也使我免去了惦记。

我的姐姐参加区里工作,更是让我兴奋的事,这就好像我俩站在一条线上打日本一样,您有这样两个儿女,应该是很开心的,您是多么光荣啊!

您放心,我一定按照您的教育去做,一定好好的(地)学习与工作,一定和每个同志都和气亲爱,绝不辜负您老人家的期望。

爹!您耐心的(地)等着吧!胜利的日子就快来了,今年就可以打败德国,明年就要反攻日本,那时候才是咱们团圆的时候!您不信,我姐姐会告诉您现在形势是多么有利。

我现在一切都好,也很快乐,请放心。祝身体永远健康,并请福安。

儿 光耀
10.26
每看到这封信,我总会被拉回那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。

我是1938年夏天参加的八路军,那年我13岁。参加八路军几天后,我们部队从大清河北转移到了大清河南,后来部队离家越来越远。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,尽管战事紧张,但邮政局还在,因此刚参军时还写信给家里报平安。日本侵略者占领我的家乡河北雄县后,我们党的基层抗日政权遭到严重破坏,抗日形势十分严峻,

抗日斗争暂时转入地下隐蔽状态,我和家里的通信也自然中断了。

这音信一断就是四五年,家里不知我的死活,我也不知道家里的情况。直到1944年10月24日,我突然接到了姐姐的一封信。

姐姐的信写于8月29日,在路上走了将近两个月。这已很难得了。这个时候,经过八路军艰苦卓绝的斗争,抗日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转变,敌人的大部分据点已经被我们打掉了,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连成了一片。当时,八路军内部有专门的通信机构,各分区之间有关交通员送公文、报纸,也给战士送家书。姐姐的信就是从十分区辗转送到六分区,然后又送到我手上的。看着姐姐的信,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,兴奋得发狂,流着眼泪一连看了三遍。10月26日,我就赶紧给姐姐写了回信,同时给父亲也写了一封信。写回信的时候,我又因为兴奋过度,一夜未眠。

从姐姐的信中我知道,当时父亲在思想和行动上都已发生巨大转变,不但支持八路军,还积极做抗日工作。当初我参加八路军时,父亲坚决不答应,我哭闹了七天七夜,后来在姐姐的劝说下,父亲才同意了。我参加八路军后,父亲开始同情八路军,后来又支持八路军,我们家成了八路军的堡垒户。八路军经常在我们家落脚、隐蔽、开会,这时父亲和妹妹就给八路军做饭、缝补衣服、站岗放哨。父亲最爱听战士们坐在炕上讲八路军在哪里又打了胜仗,什么时候又在白洋淀里开了庆功会,有时也打听儿子的行踪。

支持抗日,父亲是坚决、彻底的。有一次,县委的同志被敌人堵在了村里,在地下道隐蔽之前,父亲把一颗拉出弦来的手榴弹挂在门楣上,鬼子只要拉门,手榴弹就会爆炸。如果鬼子被炸死了,这个家也得房倒屋塌。为了掩护八路军,父亲赌上了身家性命,包括一生节俭盖起来的房子。万幸的是,鬼子没有搜上门来。

抗战胜利后不久,1945年11月,父亲

步行几百里,到辛集我们部队的驻地来看我。这是我们父子俩时隔7年第一次见面。我参军时个头刚超过八仙桌,再见面,我已高过父亲半头了,这让我很感慨。更让我感慨的是,年近六十的父亲思想进步多了,临走时带回家的居然是《前线歌选》。

我给姐姐的信比给父亲的信长得多,有上千字。实话说,我跟姐姐比跟父亲亲近得多。我5岁时母亲就去世了,是只比我大8岁的姐姐一手把我拉扯大的,我上学、参军都是因为姐姐的支持才实现。开始父亲是不让我上学的,姐姐说我们一家人这省点那省点,总能省出弟弟上学的钱,这样我才有机会在村里上了4年洋学堂。我哭闹着要当八路军时,父亲找姐姐拿主意,姐姐说:“这兵荒马乱的,国家都要亡了,一个男孩子在家里就窝囊死了。当了八路军,不但长出息,就是死了,也是为国家而死,还落个好名声。”听了姐姐的话,父亲才同意我参加八路军。

姐姐生于封建时代,是个“小脚女人”,可她不封建,她聪明能干,有理想、有追求、有能力,因此我一直都很佩服姐姐。

让我吃惊的是,几年不见,一个曾经目不识丁的农村妇女居然能够提笔写信了。姐姐的文化全靠自学,平时要打仗,还要生产,姐姐得下怎样的功夫,付出多么艰辛的努力呀。后来听姐姐说,那时她练字经常练到三更半夜,有时甚至都到天亮了,还不觉得呢。

姐姐不甘心做亡国奴,我参加八路军后不久,她就参加了村里的妇救会,后来又当自卫队的队长,带着队员破坏鬼子的公路、电线、通信等。姐姐在村里的抗日工作搞得红红火火,多次受到表扬。给我写信时,她已调到十分区二联县六联区参加工作半年了。

姐姐在信中对我“竟有抗战到底之决心,一心为了保国尽忠”的想法是赞赏和自豪的。现在想来,在国难当头、民族生

徐光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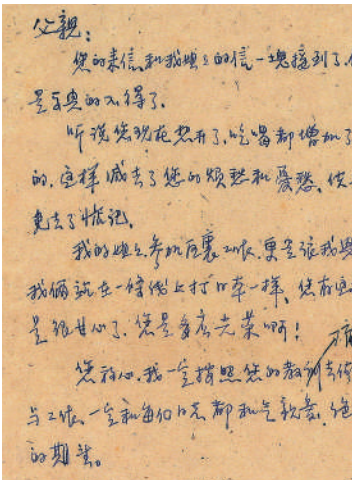
“胜利的日子就快来了”

死亡亡之际,无论是我,还是姐姐、父亲,早已在自觉不自觉中把自己、家庭的命运和国家、民族的命运结合在了一起,这是一种非常朴素的家国情怀。再加上1944年,盟军在欧洲战场的节节胜利,我抗日军民也已开始对日伪展开战略反攻,受此鼓舞,在给父亲的信中,我自然就流露出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、抗战必胜信念和朴素的家国情怀。

其实,即使在抗战最艰苦的时候,我和战友们也一直满怀这种精神、信念和情怀。日本侵略者发动“五一一扫荡”,晋察冀抗战形势异常严峻,我和战友们隐藏在胜利那天,把咱们现在的战斗和生活写下来,不定多有意思呢。”

后来,我走上了文学道路,写抗战题材,我是把它当作一种使命和责任的。在《平原烈火》《小兵张嘎》《冷暖灾星》等作品中,革命乐观主义精神、抗战必胜信念和家国情怀是贯穿始终的精神要旨。

我也希望这封家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、抗战必胜信念和家国情怀,在新时代能够感染与鼓舞更多人为国家而奋斗。



▲徐光耀家书(局部)。徐光耀供图



▲油画《白洋淀》,作者郑光旭。

大地

本版邮箱
dadi@peopledaily.cn
本版责编:张珊珊

欢迎广大读者来稿。来稿
要求为原创首发,非一稿多投。

家乡的荷

高亚平

我的家乡在樊川腹地,村庄周围全是稻田、荷田。

荷是暮春植入田里的。那正是小麦扬花、柳絮飘飞时节。

植荷是个麻烦活儿,也是个细致活儿。先得用牲口或者拖拉机把地翻了,然后把地耙平,再给田里

堆上捣碎的农家肥,之后把藕种埋入肥堆中,放入水,荷田就做好了。十天半月后,到地头去看吧,原来水平如镜的荷田里,便有如婴儿拳头样的小叶露出水面。从这时开始,荷田一天一个样,荷叶愈生愈多,一两个月后,便已是叶覆叶,层层叠叠,碧绿一片了。荷田里也开始热闹起来,水中有水葫芦、荇草,有鲢鱼、泥鳅,最多的是青蛙。它们在水里跳来游去,有时跳到荷叶上,压得荷叶一忽闪一忽闪,荷叶上的露珠便若断了线的珠子,纷纷滚下,跌落水中。蜻蜓也很多,麻的、黑的、红的、绿的,或于荷田上空来回飞翔,或降落在荷

叶上面。此时,水稻也已成长起来,整个稻田绿汪汪的。片片稻田和片片荷田相间相连,田野如画轴,渐次打开,远山近树,美丽极了。荷花静静地开了,粉红的、莹白的,花大如碗,挺立在重重荷叶中,微风过后,婀娜有致,让人望之心悦。

夏日炎炎,翻书破闷。从书中得知,古今有很多爱荷之人,李白、周敦颐不待说,今人中喜欢荷的,作家里就有席慕容、汪曾祺。席慕容是诗人,还是画家,她植荷除了观赏、作画外,大概还是出于女人爱美的天性吧。读汪曾祺写种

荷的文字,让人感动,也让人觉得温暖,如何弄来大缸,给缸底铺上一层马粪,植入藕秧子,再倾倒进半缸淤泥,注入水,看荷生叶、开花、枯萎,历历写来,如在目前。不过,无论是席慕容,还是汪曾祺,他们种的荷应该都是观赏荷,不长藕,和我家乡的荷是不一样的。我想,花叶也一定没有我们家乡的荷开得大,生长得碧绿茂盛吧。

在黔西北的毕节城,无论是踱步于湿漉漉的青石板路,抑或倚靠沧桑百年的古城墙,无论是细雨迷蒙之际还是灯影阑珊之时,总会听见一些独具特色的叫卖声。久居此地的人,对于这刻入骨髓的“乡音”耳熟能详,开口便能模仿一二。

提及毕节城的叫卖声,“酸汤苞(噉)饭——菜豆腐饭——”为人所熟知。毕节人称“苞谷”为“苞”,尾音自带丝滑的“噉”音。“麻辣卤豆腐卤鸡蛋……卤魔芋豆腐……卤虾丸……”这叫卖声毕节人也常听见。“卤豆腐卤鸡蛋”一气呵成,中间不停顿,“豆腐”与“虾丸”后音调拖长,抑扬顿挫的调调,分明是在勾人食欲。

在毕节城行走,带着“泥土味”的叫卖声冷不丁与你“撞个满怀”。在那些叫卖声中,有一种是“舀豆嘞……菜豆嘞……”,这是卖嫩豆腐和菜豆花的。毕节人叫嫩豆腐为豆花,加了蔬菜烹制的,就叫菜豆花。叫卖时原本要发那个“花”声的,因为并没太使劲张

读放翁晚年在家乡山阴写的诗,不知为何,总觉得很多情形像我曾经待过的北大荒。

“大喜人归迎野路,鹊巢巢稳占低枝”。特别是前半句,每逢从田间收工归来,或者是去老乡家做客,小狗总会远远地从乡间小道上跑过来,摇着尾巴迎接我们。如果北大荒是我的第二故乡,这样“大喜人归迎野路”的情景,便是一幅难忘的乡情画。

“深枝著子累累熟,幽草开花冉冉香”。也是一幅北大荒的画,不是那种厚重的油画,也不是泼墨的国画,是晕染着云霞烟岚的水彩画。秋天的深枝,可以是田野一望无际的黄花菜(花苞晒干是做打卤面必不可少的食材),是大豆地里饱满结实迎风摇铃的大豆,也可以是树林中累累红透的山丁子,其冉冉之香,直渗透进我悠长的回忆里。

“上客已随新雁到,晚禾犹待薄霜收”。北大荒豆收,常在晚秋霜冻时节。知青就是“上客”,这时候要被挂齐上阵,每人一把镰刀,把一条垄,八里地长,天没亮就站在地头,天黑了还没有割到头。结霜的豆秸很硬,很冷,又有刺,扎破手是常有的事。即便不是那样诗意浓浓,“薄霜”二字,还是勾起我当年豆收的回忆。

“老子不辞连夜雨,小锄香带药畦泥”。药畦,北大荒没有。但急雨在夏天常有。急雨中间田间干活,或冲回宿舍,都是常有的事。耙地或除草,锄头会派上用场,但不是小锄,拿上一天,掌心要磨出泡来。锄头带泥,满腿带泥,关键是带有黑土地的清香。

“泥浅不侵双草屨,身闲常对一棋枰”。雨天,这样的情景,最让人惬意。雨小,不过浅湿鞋底,如果收工早,回到宿舍里,摆下自制的纹枰,昏天黑地几下盘棋,乐不思蜀念家。况且,棋手中自有高手,聂卫平就是当年北大荒知青。

“北风日夜吹雨急,空村泥深屋茆湿”。这是另一种雨天的情景。北大荒的暴雨如注,不是北京习惯的急雨,宿舍屋顶有厚厚的茅草覆盖不漏雨,但地面返潮成湿漉漉的水洼。最要命的是存有箱子的茅草房,已成了水帘洞。那一年,我被借调师部宣传队,心想放在茅草房里的箱子,

装的是满满一箱子书,还不都淋得湿透!我回去一看,那一箱子书一点儿没被雨淋湿,原来是一位叫小林的上海知青,知道那一箱子书是我的宝贝,帮我用茅草把箱子保护起来。

“土榻围炉豆秸暖,荻帘当户布机鸣”。这是北大荒冬天的情景。土榻,在北大荒就是土炕,灶眼里填满了豆秸,屋外堆起小山一样高的豆秸垛,屋门挂有絮有棉花的厚厚布门帘。只不过,没有织布机,围炉里烧的是松木柈子,松木柈子腾起熊熊的火苗,抵挡住屋外的风雪呼啸。

“霜林已熟灯相馈,雪窖初开芋可羹”。这也是北大荒冬天的情景。霜林中有北方的野兔孢子

的野味相馈赠,雪窖里储藏满满的土豆白菜胡萝卜。这三样是我们一冬一春吃的菜,煮熟出锅之前拢上厚厚的芡,稠得像一锅糊糊。

“秋晚雁来空自感,夜阑酒尽不胜悲”。这是我们常会涌出的感喟,不只在秋晚雁来之时,也常在夜阑酒尽之后。这时心底的悲或感,常是想念千里之外北京的家,更多是那时不知今夕何夕的渺茫之感。

“天涯怀友月千里,灯下读书鸡一鸣”。这是我们聊以遣怀常做的两件事:一是天涯怀友,给在各地插队的同学写信;一是读书,企求在书

中找到精神寄托的掩体。那时我在猪栏喂猪,万里荒原似海,一盏马灯如豆,读书,便是最好的安慰。

我在北大荒6年,常到老乡家,或打牙祭,或叙乡情,谈情说爱也去那里。离开北大荒,几十年中,我曾经三次重返北大荒,那里的乡亲待我依旧如亲人一般,热炕头上,绿树荫下,一锅杀猪菜,满杯北大荒酒。“百世不忘耕稼业,一壶时叙里间情”,写的不就是那样的情景与心情吗?这是放翁给予我最多温暖的一联诗。

今年是放翁诞辰900周年,重读放翁这些诗,仿佛又回到北大荒。这些诗如一面面古镜,映照出我青春的倒影。对我而言,或许是对放翁最好的一份纪念。

文思

磨盘在母亲手下吱呀作响,仿佛不知疲倦的留声机。每次听到这个声音,我的眼前便浮出灰耙的模样。

做灰耙,选择稻米颇为讲究,米太糯、太黏都不行,通常用淀粉含量高、较黏的米。制作灰耙,得先“淬火”。母亲在灶下将稻草烧成草灰,然后舀一盆清水,向尚未熄灭的火苗上缓缓淋下去,草灰的火气“刺”一声瞬间消弭,“淬火”后的草灰被仔细滤过,滤出清亮的草灰水。再将淘净的大米

在石磨的轻吟浅唱中,父亲匀速地推拉石磨,母亲则不停地向磨眼投喂泡好的米粒,浓酽的米浆顺着磨槽缓缓流出。那米浆色泽微黄,稀稠适中,指尖轻捻,柔滑如绸缎。接着便将米浆倒入铁锅熬浆,灶膛用火文,母亲手持木铲不停搅动。熬至七八成熟,锅沿渐渐挂上厚厚的糰糊,起锅稍凉,再用手捏

成拳头大小的圆球,搁入竹蒸笼,猛火旺熬40分钟,灰耙则成。

灰耙的吃法很多。经过煎、炒、煮、炸等工序除去生涩味,激发大米的香气和草木灰的碱味,吃在嘴里比普通的米豆腐更韧、更弹。刚出锅的热灰耙,澄黄发亮,放在碗中,浇上油辣椒,撒些翠绿葱花,香气便丝丝缕缕弥漫开来。

以前没有冰箱,母亲保存灰耙自有妙招。她将灰耙浸泡在家中的水桶里,冰凉的山泉水能够把年前做好的灰耙,存放到开春。正因为灰耙耐贮存,乡邻们走亲戚或外出打工,行囊里少不了带上几个家乡的灰耙。

一次,在南桥街角瞥见一个卖灰耙的摊子,一个个色泽暗黄、润温热的灰耙让我停了下来。买下一个捧在手中,那热乎乎的暖意,直沁心底。

多味斋

糖,米粒均匀饱满,入口香甜甘美。

当雪糕、奶茶、咖啡等吃食进入我们的生活,夏天消暑、冬天暖胃的炒米糖开水不再是人们的必需品。不过,卖炒米糖开水的老人那沙哑而悠长的声音,却久久飘荡在古城毕节的上空:“炒——米糖——开水——”

前些天路过毕节城区的明城墙,耳畔似乎又响起了这叫卖声。熙熙攘攘的人群里,只见一位老人,支起烧开水的火红炉子,大壶里的水翻滚着,接过炒米糖开水的顾客喝下一口,满足地咂了咂嘴巴,似乎在品味时光的味道。

这味道,和“炒——米糖——开水——”一样悠长着呢,和叫卖声里的日子一样,悠长着呢。

我与一座城